

欽定宋史

卷四百
四十六
之五十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韜

傅察

楊震

父宗閔

張克誠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

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眞仁
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
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
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
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
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
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
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
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

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貢命
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
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遯能以
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
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
義厥死惟均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
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
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
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

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
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
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
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
卽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
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
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
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
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
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踘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

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爲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

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
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
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
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
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鉛轄領先鋒李重貴以
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
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
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
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
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

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
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
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
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
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
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敵之
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斷一臂猶
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
倉猝被歐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

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
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
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
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
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
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
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
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
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

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觀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祀爲言于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

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穎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爲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瞠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廢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

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

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躁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旣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

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誣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掠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爲竊緘戮之於市又

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
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
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爲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
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
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
至閬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
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
藏示之曰吾兵械旣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
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
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